



夏 易

香港两姊妹

香港两姊妹

夏 易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香港两姊妹

夏 易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301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0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387 定价：2.35元



夏易女士小传

原名陈炯文，原籍广东省新会县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香港。太平洋战争时期，辗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，就读社会学。一九四六年入清华大学。毕业后回港，任中学教师。一九五四年起，专事写作，已结集出版的有长篇小说《交》，《紫色的泡沫》，中篇小说《都市的陷阱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决不遗忘你》，《橙色的诱惑》和散文集《花边、拇指、爱情》，《港岛独笔》，《希望之歌》等。笔名主要有夏易、林惠世、李茜子、叶问、余盈、夏桂芝、黎珩、李如意、陈敏、华桑等数十个。

目 录

序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.....	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部

一 相依为命.....	3
二 救伤站所见所闻.....	18
三 波动.....	40
四 锐利的目光.....	58
五 从另一个“世界”回来.....	93
六 无辜的少女.....	119
七 跨入新天地.....	138

第 二 部

一 诉不尽的苦难.....	165
二 歧见.....	188
三 在休养的日子里.....	198
四 同样是挫折.....	219
五 有了新认识.....	229
六 偶然的结合.....	246
七 未寄出的信.....	258
八 喜上加喜.....	273

第 三 部

一	棘手的问题.....	279
二	迷惘.....	298
三	不辞而别.....	311
四	登上云梯.....	329
五	好主意.....	345
六	陌生的父女.....	351
七	仍是一个谜.....	363
八	信赖.....	385
九	和谐的共鸣.....	393
—○	谅解.....	405
—一	心连心.....	416
—二	时间的镜子.....	430

序幕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晨早八点钟，这个时刻，是香港居民生活的分水岭。

八点钟以前，八点钟以后，两番心情，两种境界，两种人生。

八点钟以前，不少居民还把香港当作安乐窝，避难所。尽管祖国烽烟处处，从东北到华北，从华北到华南，日本军国主义铁蹄所至，人间成了地狱，废墟上、瓦砾上、血肉上，成了展览罪恶的博物馆；

尽管抗日救亡的歌声，早已传遍了港九；

尽管不少热血青年，早已奔赴祖国的战场；

尽管不少人参加了救护班、防空班；

尽管有一些防空洞已经兴建，海旁大道也筑起那么一两个小碉堡。

但这一切，却惊醒不了大多数居民的升平迷梦，扰乱不了他们那习惯了的生活方式。

何况，进行在香港以外的战事，常常为香港带来了畸形的

繁荣。在这种虚假的繁荣下，有些人便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

然而，那么一个关键时刻终于降临。

处心积虑的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把侵略的魔手伸入了香港。

十二月八日早晨八点钟，日本军机突袭了启德机场，从而扰乱了香港居民的宁静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。

许多人终于明白了，香港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孤岛。许多人终于知道，他们错了，为什么过去的日子，竟能像鸵鸟一样，把头脑埋在那白鸽笼式的屋宇中，埋在个人的悲欢祸福的“沙堆”里，以致对灾祸的来临，毫无警觉，毫无心理上的准备。

第一部

一 相依为命

这一天是星期一。早晨，张敏习惯地在七点钟睁开了双眼。

她是个忙碌的女学生，一睁开眼就忙的了。不是忙于盥洗、穿衣，而是忙于想这想那，忙于在想像中跟人说话。

在想像中，她已经走在街上，和殷少静讲话，讲得非常起劲。

她有成箩的话要跟少静说，关于出壁报的事，关于篮球比赛的事，关于拉同学参加歌咏队的事，关于……

想得太多，几乎忘了时间。待出门时已经七点三十五分了。得加快脚步，否则就要迟到了。

这是一个平静的、普通的，好像跟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的早晨。

但，这却是个历史上重要的日子。

这天，天气非常良好。蓝天上，尽是透亮的蓝，灿烂的蓝，叫人心胸开朗的蓝。除了九龙山上有些许薄雾外，港九大

部分地区，正是阳光处处，虽然时届初冬，可天气一点也不寒冷。

这里的好天气，最酷似青年人的朝气，也酷似张敏的心情。

当张敏快走到校门的时候，她的脚步就更加轻快，更加急促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她听到警报的声音。她有一点惊异，但却没多想。她走得更急了，并不是为了跑警报，而是为了赶时间上课。

当时，据说日机一共三十六架，向启德机场投弹。投弹时刻是八时正。

这一次突袭，日机在五分钟内就摧毁了驻香港的全部英空军力量。但是，这些所谓空军力量，其实只包括几架陈旧不堪的鱼雷轰炸机和水陆两用机罢了。此外，停在机场的一些民用航机，也在同时遭了殃。

当时，日机的突袭，非常顺利，完全没遇到任何阻力。轰炸机顺利投了弹之后，护航的战斗机还在上空低飞扫射一番，并且在回程中大散传单。

这一系列的敌军行动，来得突然去得快，正是迅雷不及掩耳。

警报响得迟，解除得快。在一切毫无准备的心灵中，包括张敏在内的大多数人还以为这只是防空演习呢。

在日机炸启德机场的同时，日陆军也已从深圳南渡，攻入新界。

关于这个消息，大家知道得更迟。

总之，事情开始的时候，朦胧得象雾。张敏就读的那间学校，校长经过慎重考虑一番之后，才宣布停课，着学生回家。但活跃惯了的张敏，却不肯立即回家，而跑到殷少静家里去了。

殷少静家是开文具店的，楼下是店堂，二楼是住家。店堂来往的人多，消息传得快，也传得杂，张敏硬拉着少静陪她，跑到店里听人们的谈论。

当大家越谈越紧张的时候，殷少静的哥哥汝庆从外面回来了。

他是官立英文书院毕业班的学生。他性格开朗，平日很喜欢开玩笑。无论跟谁谈话，无论所谈何事，他总要说些笑话来穿插，来点缀。所以，一切谈话场合，只要有他在场，气氛便马上轻松起来。

不过，今天的日子，到底不同往常，连汝庆的脸孔都变得严肃起来了。看着他这副脸孔，少静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但是，当少静奔到他跟前，问他外边的情形是怎样的时候，他却习惯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没什么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”

“还说没有动静，如果下一次空袭不是炸机场，而是炸市区，看你还笑不笑！”少静说。

张敏离开少静家之后，还去找过别的同学，一直到情势似乎越来越紧急，街上许多店铺都关了门，她才急急忙忙跑回家。

回到家里，她姐姐张云已经作了些战时准备，买了一百斤米，买了些别的干粮。

张敏家里人口不多，除了张云张敏两姊妹之外，就是张云

的好朋友费心清和两个从广州逃难来的亲戚。

张云比张敏大六岁，张云从十六岁起就承担起亡父亡母的责任，把张敏抚养大。所以，两姊妹一直都相依为命。不过，她们两人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小矛盾小冲突。张敏觉得她姐姐头脑古旧，一如一般上了年纪的母亲们一样。

她们两姊妹最大一次冲突发生在两年前。

那一年，有一个来香港招募青年志愿回国服务的组织，举办训练班教授救伤知识；学员受训完毕，便组成救护队北上服务。

那时，张敏初中还没毕业，感怀着祖国的苦难，见了招募告示便立刻报名参加。没料到回来告诉姐姐，姐姐却一个劲反对。她说如果张敏也离开她而去，她就再没有在人世间生存的兴味了。当时张云哭哭啼啼，说得非常哀伤。

张敏想用爱国感情来打动她姐姐，但没有收到效果。后来，两姊妹终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，吵得两个人都痛哭流涕。

后来，张敏屈服了，是张云的最后一番话使她屈服的。张云说：“去吧！不再拦阻你了，可你别以为我一点国家民族的感情也没有。你十岁大就由我负责抚养，为了抚养你，我还不是处处约束我自己？我许多想做的事不能做，想去的地方不能去。闹出一场肺病，我也一直瞒着你。现在，肺病已经不碍事了，你去吧！你可以跑到老远老远去，不必为了我而约束你自己。”

张敏的确不知道她姐姐曾经患过肺病。这一来，她惊惶地扑到姐姐跟前，跪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姐姐的双膝，痛哭地说：

“姐姐，我不去了！”

张云在某一方面说来，的确是个好姐姐。她无论自己怎样辛苦，都尽量使张敏得到丰衣足食，得到受教育的机会。姐姐的恩情，有如一把钢锁，把这对姊妹锁在一起了。

有时，张敏会暗自摇头，觉得这把钢锁把她锁得太牢，使她日常行动也处处受到限制。张云对她的行动，无所不管。管到她失了耐性的时候，姊妹间的冲突又会发生。

不过，这钢锁不管怎样牢，也绝抵挡不住时代的狂风暴雨的冲击，不管张云主观上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这钢锁终归会被挣断。

张敏一回到家里，两姊妹又发生了小冲突。

张云不愉快地说：“这个时候才回来！”

张敏说：“我在学校！”

“骗谁？打仗了，知道么？上午我就碰见过少静。你离开她家之后，又去哪里了。”

张敏不作声。

“平时无所谓，这种时候！一个女孩子怎好一个人东闯西跑呢？我会挂心的呀！我去买米的时候，杂货店挤得要命。有人从新界出来说，日本鬼子已经打进新界。告诉你，从这分钟开始，哪里也不准你去，要去得先告诉我！”

张云说的不错，在这种非常时期，一切情况未明，如果没有必要，实在不必出门，万一失掉联络，一家人就不但会互相挂虑，行动也将受到牵制与阻碍了。

张敏个性好动，却被张云关在家里，幸亏不久就有同学来找她。

张敏家住在香港坚道。那里一带人家，多半比较富裕。但张敏和姐姐两个人却只租人家一个骑楼房住。

此刻来找张敏的同学叫杜丽丽，是个富家女，住在隔壁。平常很少和张敏来往。但今天，她也是被父母管住，不许出街，一时无聊，便找张敏聊天来了。

“喂，我们溜去看电影好不好？”丽丽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看电影？还有电影看吗？”张敏诧异地说。

“怎没有？我打电话到娱乐戏院问过了，放映 My Life With Caroline！我请客。”

“不行，姐姐不会答应的。我出门一步都先要向她报告。”张敏说着，指了指屋内。她们是站在门外讲话的。

“哈哈，你这个学术部长在家里原来是乖女一名。唔，有办法，”丽丽凑近张敏耳旁说：“我告诉妈妈，我来你这里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姐姐，你来了我家。”

“这，不大好吧！你，你不怕空袭？”

“睇，张敏，怎么连你也那么紧张？”

“不，其实我一点也不紧张。不过，让我们这层楼的人把我吓得胡里胡涂的。既然电影也还上映，大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不过，刚才我又听说，荔枝角和深水埗都死了人。”

“什么？你别乱吓人啊！”

“是报纸说的呀！今天早上的炸弹不只炸了启德机场，还炸了九龙市区。”

“报纸呢？”

“房东拿去看了。”

“哎呀，张敏，气死我了。明天不用上课，又不用做功

课，我多么想轻松一下。现在连你都来吓我。”丽丽说着，顿着脚就走掉了。

张敏看着她的背影，觉得这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同学，连背影都十分好看的，可惜就是不长进。她年龄比同班的都大很多，因为老是留级，老是转校的缘故。

当丽丽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楼梯转角处之后，张敏还站在门外。这时，她的心绪很杂乱，而且很多幻想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她也不会想象到：从此之后，她与丽丽已经各自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了。

晚上，空袭警报响了，大家在黑暗中等待着，连讲话都小声起来了；有时，甚至连话都不愿讲。

在黑暗中，张敏免不了又想起学校里的事。虽然教育司已经下令全部学校停课。但张敏总以为：学校不久又会恢复上课，也象以往一样，最多，有时要逃逃警报就是了。

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尽管张敏听过从广州逃难来的亲戚讲过日军的种种暴行，尽管她曾满腔热血地想过回内地参加救亡工作，但事到临头，她还是觉得一切极其陌生。每一步都不知该怎样做才好，才合理。

“难道就这样，天天躲在家里么？不行，不行！这不是办法。”张敏想。

警报不知什么时候解除了。炸弹没落在她们这一区。

“到底什么地方被炸？我学过救伤，我可以跑去救他们么？不用说，姐姐一定不许我乱跑。”张敏想到这里，不禁默默地叹了一口气。

一夜过去，第二天便是十二月九日。上午，英军预备勉力

守住的“醉酒湾防卫线”也还平静。到了下午，日军的侦察兵开始进入城门水塘的山区。到日暮时候，有一队经过特殊训练的被当作“皇牌”的日军，开到附近，待命出发。晚上，整条防御线都发生了战争。不久之后，防卫线的最重要的据点——城门水塘区，便在一场只有几分钟的突袭之中，落入日军手中了。

至于九日这天，在港岛方面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大多数人，经过一日的惶乱与打听，大都已经死心塌地接受了面临着的现实。日本“皇军”之凶残，沦陷区的日子之不好过，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但在这个时刻想起来，却特别深深地感到切肤之痛。

张敏饱睡一夜。醒来时，知道姐姐上街去了。她赶快起床，略加盥洗，便奔出房外。

平常惯于晚睡迟起的房东卢耀泰夫妇，这天破例地起得份外早。卢先生正在读着早报；卢太则正忙于家务，照料着三个儿女。

卢耀泰是个玉器商人，是个面色红润，身材高大的中年人。他另外在跑马地租了一层楼，那里有他的漂亮的“小老婆”和一个两岁大的儿子。但这件事，卢太郭绮文是一点也不知情的。他经常告诉她，说生意很难做，赚钱不多。郭绮文便想尽办法节省，例如：分租一个骑楼房出来，也是她的主意。郭绮文精打细算，维持家庭。但跑马地那边的小家庭，生活却过得很丰裕，有许多奢侈的支出。卢耀泰对妻子的忙碌动作，投射一种怜悯的不以为然的眼光，他重新拿起报纸看。报纸除了报导简略的新界战况之外，还用充满信心的字眼，作着若干

预测，叫人觉得，那些“战事”，将会老是停留在“遥远的”大埔和青山，要不然就是逐渐退却，退到更遥远的地方。

卢耀泰不是毫无常识的人，他很明白英军防卫力量的单薄，他预备对他个人所拥有的一切，作更进一步的安排。例如：关于商业上的、关于跑马地的那个“家”等等。不过，要说这些报纸的态度一点也没有影响卢耀泰的心理么？也不尽然。他从容地看了看钟，很有条理地在脑中计划一下，哪一件事先办，哪一些事放在第二步、第三步等等。于是，他吩咐佣人迅速弄好早餐，一面就进卧房更衣去了。他认为他处理的事情，比妻子所处理的重要得多。

张敏在房东的客厅站了一会儿，便回到骑楼房向窗外望。街上静悄悄的，没有行人，也没有车辆。这“静”使她焦急起来，“姐姐怎么还不回来？黄姑娘，姐姐出去了多久啦？”张敏问。

“很久了。真的，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黄姑娘是张云的好朋友。张云为了抚养张敏，中学都没读完就出来做事，但黄姑娘却读完中学又读师范，师范毕业后就作幼稚园教员。黄姑娘的父亲在菲律宾谋生，从前常常汇款回来。但自从黄姑娘的母亲去世，黄姑娘自己也有了职业以后，他就不再寄款了。

黄姑娘的名字叫作心清。她这名字恰巧贴切地反映了她的个性。她真是心清如镜，静如止水。无论跟什么人接触，遇到了什么事件，那些人和事，都象山林向静静的池沼投下倒影一样。山林也有骚动的时候，但倒影却总是那么静，那么闲，那么雅，那么清。即使在这种时刻，你也很难看见有什么焦急的